

[主持人语]曹旦昇,湖南南县人,1954年出生于洞庭湖畔一个农民家庭,1974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农民、渔民、小学中学代课老师,1989年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1992年分配到益阳教育电视台工作至今。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短、中、长篇小说百余万字。其作品以浩瀚广袤的洞庭湖为背景,以洞庭湖区农民的生活为主题,具有极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首发于《芙蓉》2008年4期,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白吟浪》是其代表作,小说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清朝光绪年间到民国时期南洞庭湖区的垦殖史和人世沧桑。小说发表后,在国内外文坛引起强烈反响,湖南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芙蓉》杂志社、益阳市文联曾联合在长沙举行《白吟浪》研讨会对其进行专题研讨,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部真正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它以晚清广袤的南洞庭湖为背景,唱出了一曲人与自然的挽歌;展示了浓郁独特的洞庭湖区地域文化风貌,可以称之为“一张洞庭湖的文化名片”。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特推出曹旦昇专辑,邀请作家本人和几位学者撰文,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对《白吟浪》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阐释,并藉此唤起学界对曹旦昇先生及其湖南地域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

洞 庭 挽 歌

——长篇小说《白吟浪》创作谈

曹旦昇

(益阳教育电视台,湖南 益阳 413002)

[摘 要]洞庭湖的美丽即将消亡,即使我曾经见过也只是擦身而过;当我目送她的背影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渐行渐远。我的长篇小说《白吟浪》不只是一条用珠玑串起来的项链,更确切地说,她是一个花圈、一个花篮、一首挽歌,用来祭奠美丽而伟大的洞庭湖。

[关键词]洞庭湖;《白吟浪》;挽歌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4-0012-03

An Elegy to Dongting Lake

——On the Creation of the Long Novel *Bai Yin Lang*

CAO Dansheng

(Yiyang Education Television, Yiyang, Hunan 413002 China)

Abstract: The beauty of Dongting Lake is perishing, though I saw it in the past. When it passes by and fades away, I can do nothing but follow it with my eyes. My long novel *Bai Yin Lang* is not only a necklace strung with pearls, more exactly speaking, it's a wreath, a flower basket and an elegy used to offer sacrifice to the great and beautiful Dongting Lake.

Key words: Dongting Lake; *Bai Yin Lang*; elegy

收稿日期: 2013-02-15

作者简介: 曹旦昇(1954-),男,湖南南县人,湖南省益阳市教育电视台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小说创作与研究。

我与洞庭湖的美是擦身而过的。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曾经跟一位教授谈起过洞庭湖。当他听我讲到洞庭湖那些可人的细节的时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一本书，赛珍珠的《大地》，看完以后你再找我谈。我去借了，并且看完了。我认为赛珍珠写中国农村能够写到那样，真不容易。写王龙为父亲早起泡茶，写王龙到东家屋里去领女人，写王龙后来的发家，写得很美。但她毕竟与中国文化不存在血脉相乘的关系，她毕竟不是在中国农村长大的，读起来总觉得差点什么味儿。后来我又在课后找到那位教授，又谈起了洞庭湖。教授问我《大地》看完了么？感觉怎么样？我说看完了。如果我写洞庭湖，肯定比她的《大地》写得好。教授说：那你就写嘛，如果你能把洞庭湖写出来，你这一辈子就值了。

天下洞庭，中国大美！

洞庭湖于我有着血肉滋养与侵染的关系，我于1954年生于洞庭湖畔的南县，1954年是在洞庭湖历史上留下伤痕最深的一年，开始是洪灾，后来是冰灾，冰灾在我们那块土地上长出的冰笋有牛眼蒸钵大，吓死人！那一年可能预示着厄运将无情的降临到她的头上，洞庭湖的美丽即将消亡，即使我曾经见过也只是擦身而过，而且，当我目送她的背影时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渐行渐远！当我七八上十岁时，我曾在洞庭湖畔当过看牛郎，也在洞庭湖畔当过湖鸭佬，我曾目睹洞庭湖的渔民用麻布网捕捞起一船船的鲜鱼，养活了洞庭湖的老老少少，我曾目睹洞庭湖的农民从水田里收获着一担一担的稻谷，碾出一箩一箩的白米，繁衍着一代又一代的洞庭儿女。生长在洞庭湖畔，我算不上一个好渔民，也不是一个好农民，但我却在渔民的船舱里，在农民水田里踩出的脚眼里找到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捡到了那些触人心魄的细节，她们像一颗颗光彩多目的宝石，她们像一粒粒浑圆柔润的珠玑，我细心的将她们深深地珍藏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我反复揣摩着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我反复阅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沈从文的《湘西风格》，在美丽的珞珈山，我也曾潜心研究小说的编制法，我一定要将洞庭湖这些宝贵的珠玑串起来，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那就是《白吟浪》，我要将这条美丽的项链献给广大的读者，献给全人类。

我梦中的洞庭湖是大的，大得无边无际，大得天高地厚，我就是那天下大洞庭湖中的一个分子。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构思《白吟浪》，我曾多次回到我的家乡去寻找老渔民搜集素材，我后来才只知道那些渔民心中的洞庭湖比我心中的洞庭湖更大。2001年，中国的一架飞机被美国的飞机撞击降落在太平洋，那年，我回去时一个渔民朋友问我说：“美国佬把我们一架飞机撞得跌到洞庭湖里去了……”我说不是跌在洞庭湖里，而是跌在太平洋里，那渔民很惊愕地望着我说：太平洋不就是洞庭湖么？你们不要认为洞庭湖的渔民是夜郎是井蛙。其实他们生活在广袤无边的洞庭湖，已经是够大的了，顶多只能说洞庭湖的渔民不知道天外有天、水外有水罢了。但是后来，他们也知道了，洞庭湖不再是以前的洞庭湖了。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停泊渔船的水域，再也没有地方捕鱼了。那一天，那个渔民请我吃饭，他用一篮青梢招待我，那青梢的肚皮比柳叶鱼宽，它的背脊比柳叶鱼厚，背脊和尾是青黑哟的。他将菜油烧开了，将掏去了肠子、肚子的青梢放进锅里跑一遍，然后用浅浅的汤汁焖着，放上青椒红椒切成的圈圈，然后我们慢慢喝着酒、品着鱼，那鱼真鲜！他告诉我：这是用布阵子捕上来的，布阵子是那种断子绝孙的渔具。以前那么辽阔的洞庭湖，今天竟然连青梢这种鱼也难逃天罗地网了，我们的大洞庭湖消亡了。

我梦中的洞庭湖是美的，美得令人陶醉，美得令人沉醉。我在《白吟浪》里写了一个渔翁，一代鱼仙舒家眉目满爹，舒家眉目满爹对圣手鱼竿郑昌民说，洞庭湖里的鱼是捕不尽的，因为，洞庭湖不但水里有鱼，土里也有鱼，不信你们试试，你们在土里挖一个坑，不用放水，等天上下的雨水积满一坑，三天之后你们去看，那一坑水里就有细小鱼芽儿在游。那种鱼就是我们常见的“千年佬”。洞庭湖，水无三日寡呀！

洞庭湖是一处遥远的风景了。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治湖，几十万民工不分日夜地去治理洞庭湖，那是多么庞大的队伍，那是多么壮观的场景，那是多么浩大的工程。

我与洞庭湖的美是擦身而过。我们第一次见识那玩意儿是在公元1967年，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的棉花地里有蚜虫，灭不了。那一年是文化大革命

的鼎盛时期,公社革委会送来了革命武器,贫下中农用喷雾器将革命武器举起来,迎着风开始喷洒,我那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第一次闻到那味,我的天!犹如当年日本广岛的原子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只是那味,生产队的田野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纷纷叫嚷:这是什么味?这么难闻!当即就有人开始呕吐、开始晕厥。

后来,人们为了见识那革命武器的厉害,在生产队屋后面有一硕大的黄蜂窝,有多大?有一个中号的黑蒸钵大,那窝里窝外黄蜂多得呀数也数不清,密密麻麻的成了集团军。生产队保管员穿蓑衣、戴斗笠,背起灌了革命武器的喷雾器照着黄蜂窝喷雾过去,我的天!那威风凛凛的大黄蜂被那雾喷罩住后,瞬间纷纷跌落下来,跌下来就死了。

那家伙,就是剧毒的1059农药。

我第一次背起喷雾器打的农药叫毒杀芬。那一年的晚稻长了一种名叫钻心虫的家伙,那家伙特坏,只喜欢往禾苗的心底里钻,钻一株死一株,捉又捉不到,于是科学发明了毒杀芬,专门往下沉。我和一个当过渔民的社员同时在晚稻田里打农药,我们把喷雾器背到湖泊边上灌水,灌满一桶水,再用瓶盖倒一小盖毒杀芬放进桶里,然后背起来……

那灌水的湖泊是很清冽的湖水,秋天,秋水伊人的,那泊子里的鱼是养得胖嘟嘟的了,那个渔民出身的社员是一眼能望穿秋水的,太阳西斜了,我们从田里喷完一桶农药再回到泊子边的时候,我看到那社员故意将一小盖毒杀芬倒进了泊子里,我们灌满一桶水走向田野。

当我们喷完最后一桶农药,来到这泊子边的时候,奇迹出现了!秋天的夕阳西下了,那泊子里白花花一片全都是鱼,有鲫鱼、有鲤鱼、鲢鱼,有各种各样的鱼,那个偏僻的泊子边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整整捡了几百斤鱼。

我的天,这么小小的一小盖子毒杀芬、那么大大的一湖泊水,真是神药!

我的家就住在那条美丽的疏河岸边,四月五月的疏河简直太美了!南风悠悠的吹着,那疏河里的水被南风吹得波浪翻滚的,那千朵万朵的雪浪花就在疏河里盛开了。我们站在疏堤上,放眼望去,那

河面上,那雪浪花从中,是那些自由自在快活着的脚鱼,那些灰壳的、青灰色壳的、黄褐色壳的鳖就在阳光底下的那浪花之中一沉一浮的,好多好美哟,那哪里是鳖,那是浮着满满一河的瓜瓢哟!你看了不会陶醉么?那是一处人间的绝景啊!如今谁还能欣赏到那样的美景?

我与洞庭湖的美是擦身而过的!那一年的冬天,疏河的水退了,疏河苗条了,但疏河依然美,我们公社的革委会主任是个很有魄力的领导!他从县里一次调来了500瓶1公斤装的毒杀芬,他知道毒杀芬的威力,你想想,只要那么小小的一盖子,就能毒死那么多的鱼。他要在疏河毒鱼,他发动革命群众将毒杀芬一瓶一瓶倒进了美丽的疏河,我们不知到那次那条疏河里毒死了多少鱼,但我们亲眼目睹了那些鳖的残骸。第二年的春天,我们在疏河里挑潮泥,我们把疏河低洼的凹子里的水车干,将凹子里的潮泥挑到田里去,农业学大寨,在那架水车的凹膛子上,人们惊讶的发现,那些堆积如山的残骸呀全都是由大大小小的鳖垒起来的!

我从开始构思《白吟浪》起,我就一直沉醉在《白吟浪》里,我深爱着洞庭湖,可以说我爱洞庭湖的每一根蒲草或者卷旗花,但我深爱着的一切已经逝去。我记得瑞典作家帕尔·维斯特伯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这信息如雨的时代,我们作为作家必须往回看。必须记住那些故事,回顾那些实实在在奠基在深层的模式,追溯淹没的历史。”2012年当我的长篇小说《白吟浪》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后,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即《白吟浪》的责任编辑龚湘海先生双手捧着样书给我时说了一句:“这是你的儿子”,我全身都颤抖了。因为,我的儿子当时正在湘雅医院治疗白血病,并且不久于人世了。

我感到庆幸的是,当人们偶尔怀念我们伟大的洞庭湖时,说不定《白吟浪》兴许还能给你一点慰藉,其实,我的《白吟浪》并不只是一条用珠玑串起来的项链,更确切地说她是一个花圈、一个花篮、一首挽歌,我用我的《白吟浪》祭奠我们美丽而伟大的洞庭湖。

责任编辑:黄声波